

# 以优质内容供给引领阅读风尚

谈炜萍

在人工智能、物联网、大数据等技术深度融入文化领域的当下,文学出版与文学阅读正在经历新的生态变革。这场以技术为驱动、以媒介融合为特征的产业革新,不仅重构了传统出版模式,更在传播方式与读者接受层面催生出全新范式,形成文学出版与文学阅读双向赋能的新型文化景观。

一般情况下,传统文学出版遵循“选题策划—编辑加工—印刷发行”的线性生产模式,其传播路径呈现单向度特征,阅读场景多囿于纸质图书的静态接受。数据显示,2019年至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中,年销量不足5册的品种占比34.3%。其中文学类图书,在整个图书出版框架中市场表现相对式微,凸显出传统文学出版的市场困境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,由于影视、文旅、短视频直播等传播方式的加持,花城出版社的散文集《我的阿勒泰》累计销售超过150万册,印证新媒体传播对文学市场的激活效应。这意味着传统出版需要改变单向传播模式,实现技术赋能下的多维融合传播。

近年,新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正在重塑文学出版链条。很多出版机构通过大数据平台构建用户画像系统,实现选题策划的精准化与定制化。同时,跨媒介传播赋予文学出版内容增值的可能。新媒体短视频直播也催生新型图书传播业态,与影视、短视频、文旅等联动,对经典文本再改编,或者渠道反向赋能,如借助大数据算法,对文学内容、装帧形式进行定制……这些都表明,泛文学化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,昭示出文学出版已经探索出较为成熟的“技术赋能+文化创新”融合传播路径。

技术赋能的另一面是文化传播的浅表化危机。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只需要几分钟就能解读完毕,被简化为情

绪符号。有调查问卷显示,短视频驱动的图书购买转化中,完成深度阅读的读者不足15%。当新媒体平台算法推荐主导大部分读者阅读选择时,如何坚守文学的精神价值成为文学传播中的关键话题。

面对新技术传播带来的双重效应,文学出版聚焦的不仅是要“破圈”,还要建立正确的“破圈”战略。坚持内容为王始终是不二法则,优质丰富的文本内容是传播的根基。散文集《我的阿勒泰》市场反响良好,既得益于影视改编的视听赋能,更源于作品题材的独特性,以及作者在写作中将日常生活诗意化。作品饱含艺术感染力和审美创造力,激发出读者对“诗与远方”的期待。另外,有必要创新

分级传播方式,构建线上线下不同传播体系,如《人民文学》杂志推行的“线上直播+线下阅卷”的立体传播模式,实现读者分层培育。当然,更关键的是强化价值引领,注重挖掘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,防止泛娱乐化和唯流量化倾向,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。

当前,数字化阅读占比持续攀升,听书、视频讲书越来越受到读者的青睐。在人工智能深度演进的时代,文学创作、出版与阅读的边界加速消融。出版机构需要以更富创造力的姿态,以优质内容供给引领阅读风尚,在技术赋能与文化坚守的辩证统一中,主动融入现代传播格局,寻求跨媒介传播,彰显文学的引领价值。



徜徉书海

王鹏摄

## 美妙的精神漫游

石磊

文学是描绘历史风貌、映照时代进程、铭刻文化基因的一个文化生态系统。文学作品是人文风景线,也是时代精神的图谱,具有明显的社会文化属性。文学阅读是人类美妙的精神漫游,也是人类重要的文化实践和创造性活动,在世界范围和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。文学阅读可以满足作者和读者对于想象、理解、对话的需要,拓宽生命的广度和深度。

文学阅读是审美的。好的文学作品是美的载体,以动人的语言魅力和艺术表现力,通过对文字的巧妙运用和对情感的深刻表达,传达出独特的审美意蕴,让人在欣赏的过程中感受到美的力量、收获美感享受,激发个体对美的敏锐感知能力,提高读者的审美情趣和审美鉴赏能力,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美和欣赏美,如韵律之美、情感之美、精神之美、意境之美等。

朱光潜先生认为:“美感经验是一种直觉的经验。”文学阅读作为一项审美活动,通过语言、形象、意境等表现形式,令人在心灵深处产生对美的直觉感受。例如,沈从文的《边城》对翠翠月下听歌时“月光如银子,无处不可照及”的通感修辞,将视觉转化为触觉质感,给人以美妙的阅读体验。在文学作品中,作者可以通过细腻的描写、精妙的意象和优美的语言,营造出富有诗意的氛围,审美体验经由对自然风光的直觉感知,对生命本质的反省,升华为哲学沉思,创造出可供读者“诗意栖居”的审美空间,同时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道德观念提供激励、启迪与引领,帮助读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。

当然,文学的寻美过程是有一定难

度的。文学语言的复杂性本身构成一种独特的思维训练。与日常语言或信息性文本不同,文学语言充满隐喻、象征和不确定性,需要读者进行更为复杂的解码活动。理解好的文学作品,需要读者充分运用抽象思维、类比推理和意义联想,在文字的迷阵之中展开“智力游戏”,捕捉作者深埋在文字之间的“言外之意”,挖掘出作者也没有意识到的“深意”。这个过程有利于提升人的思维创造力和审美分辨力。

文学阅读也是在场的。文学创作可以“天马行空”,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,但这只“风筝”飞得再高再远,也离不开时代语境或者说现实生活这根“线”的牵引。阅读文学作品特别是格局浩大、内容厚重的现实题材小说,可以深化读者对生活现场的认识,在“文本细读—现象归纳—现实反思”的过程中通往深度阅读,深入剖析人物形象,梳理情节发展脉络,揭示主题思想内涵,调动主体意识展开全面思考,从而将阅读过程转化为认知升级,实现从文学文本到现实生活的认知跃迁。还可以通过对比阅读,与现实生活中的相关场景关联起来,形成“文本案例—现实事件”的对照分析。针对叙事内容呈现

的日常生存状态、生活面貌,建立现实问题分析框架,将审美体验转化为现实思考,从而在文字的矩阵中感知生活、理解生活甚至是超越生活。

比如,都市日常生活叙事小说犹如现实生活的忠实记录,可以与读者的真实人生相互重叠、相互诠释,“他的故事”就是“我的经历”,“她的人生”就是“我的日常”;这犹如社会现实的显微镜,放大都市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细节,并且通过艺术化处理,呈现出都市生活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幽微,揭示被忽视的人生本质和人性真相。通过阅读这个类型的小说,读者可以加深对都市日常生活的认知、理解和体察,启发他们对生活现状和生态环境的关注关心、对都市发展和人性变化的现代性反思、对个体生活的主体性建构等。阅读这些优秀文学作品,可以高效地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,提升道德品格、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。作品中蕴藏的智慧与哲理,能够让读者在故事之中汲取力量,从而更加勇敢地面对生活挑战,追求美好前景。

文学阅读还是向新的。在视频文化盛行的时代语境下,人们用于阅读书籍尤其整本书籍的时间正在减少,但观看视频与文学阅读并非对立,读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媒介促进文学阅读,通过调动个人主观能动性实现动态平衡。当代青年可以合理使用技术工具,主动构建借助短视频促进文学文本阅读的阅读生态。比如可以利用短视频平台发现好的文学作品,筛选注重深度的优质内容作为阅读入口,激发阅读的兴趣,

进而培养和保持文学阅读的习惯。具体可以通过关注一些专门讲解文学作品、分享阅读心得的短视频博主,快速而准确地了解大量文学书籍的主体内容、背景知识和精神境界,学习阅读方法、逻辑思维,为系统阅读做好铺垫和准备。通过优质的读书解析类短视频接触经典文学作品,可以快速降低相关作品文本细读的阅读门槛,再沉入作品的深海之中,结合自身对整部作品的深度阅读与批判性思考,通往“熟读精思、切己体察、居敬持志”的美好境界。当然,这个过程之中需要特别警惕流量导向的浅层内容,避免陷入“快餐式”知识陷阱和注意力分散的思维惯性。

新媒介环境下,文学阅读的途径越是多元,手段越是多样,纸质阅读的魅力和价值也越能彰显出来。纸质阅读有利于培养精读、细读、深读的文学阅读习惯,通过写读书笔记、批注与画思维导图等方式,强化记忆与理解,训练“筛选—沉浸—思考—输出”的深度思维过程。通过设定相对固定的阅读时段,可以培养“每日阅读”的行为习惯,逐渐将文学阅读融入日常生活之中。

从文学阅读到文学书写是一个内化的过程。通过二者的结合,将“输入”转化为“输出”,当代青年可以沉淀思绪,即时表达对现实的洞察和人生的思考,这是对文学阅读成效的一次检验。让阅读培育书写,让书写反哺阅读、升华阅读,从而促进文学阅读习惯的养成,促进个体认知能力的完善、表达能力的提高和思维能力的成长。

## 书评

### 书写东北大地的生态能量

李青松的散文集《看得见的东北》是一部对象集中、主题鲜明的生态文学作品。作者聚焦东北林区,在历史的纵轴中书写过往,同时又点出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以来森林的新变,以及森林居民特别是森林工人生活方式的转变。因此,他的笔触没有停留在单一的维度上:在追忆产业工人创造出的光荣层面,他站在时代和现实需要的立场上钩沉历史;在森林生态链条逐渐恢复元气的层面,他又站在森林的立场上发出吁请。生态视角的进入,使得作品内蕴的价值判断更加多元和中性,也给予人们更多的反思,在尊重历史和现实逻辑的基础上,敞开更大的胸怀看待人与森林、人与大地的关系。

人、物产、生态链条,是《看得见的东北》的关键词。人是创造的主体,他们各自的角色尽管不同,然而投身生活实践的热情却是同一的。比如《老号森铁》一文中提及的伐木能手马永顺,作为产业工人的典型,曾经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《大马哈鱼》中作为渔民二代的黑嘎和外国媳妇冬妮娅,选择的是多种经营模式,他们已经完全摆脱了老一辈单纯索取的方式,长久性不言而喻。《且说阿尔山》中的兰文华老人,作为第一代森铁人,与徒弟一道自行研制大脑壳蒸汽机车,作为劳模代表曾被邀请到莫斯科访问。《伐木工具》中的张子良,既担任伊春地区林业管理的负责人,还和一线工人一起,改良伐木工具,将木材采伐方式推陈出新。上述人物都是站在时代前沿、顺应生活潮流的典型人物。他们身上的霞光,让人感到亲切和温暖。

物产本身就是森林的基本属性。森林越宽广茂盛,这种属性就会愈发突出。在书中,显性的物产因素由具体作品的篇目即可寻见,除了东北林区已采伐或者储存的巨量木材

资源外,《鲢鱼圈》中的黑龙江特产鲢鱼、《大马哈鱼》中洄游到黑龙江支流的大马哈鱼,《贡貂》中的紫貂,《红松之美》中的红松,以及其他篇章中出现的黑熊、狗鱼、驯鹿等动物,以及给人以无限诗性想象的白桦林,皆为显性的物产内容。它们具备突出的地域性特征。隐性的物产看似不起眼,却隐藏着大自然的精妙。作品中代表性的隐性物产就是森林里的倒木了。如果倒木俯卧在沼泽地中,将是鸟类筑巢、水藻成长、鱼虾藏身之地,如果倒在森林的空地上,则是各种菌类的寄身之所,并以自身的营养孵化地下的种子。因此,倒木看似为衰朽之物,却又是新生的储藏之所。生物链条死生相连的秘密,由倒木可见一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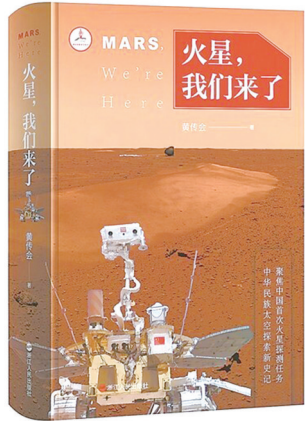
生态链条是作家生态考量的结果。生态考量是作者的日常生活内容,成为一种观察思考的习惯,也成为一种稳定的价值判断。就像我们哪怕是坐在车厢内,遥望远处山巅上的积雪时,积雪将不仅仅作为景观而存在,还是淡水循环、折射反光而影响降雨和气候的一个端点。万物互联、蝴蝶效应每时每刻都在地球上发生。而在文学处理上,作者并没有采取长篇大论的形式,没有引经据典地加以言说生态链条的正义性,而是往往笔锋一转或者采取篇末点题的方式,将生态的维度悄悄托举,供读者加以思量。正如作者所言:“通过观察森林的细微变化,我感知到脚下的东北大地涌动的能量。”

作者很会讲故事,两三个情节,三五个月段,个人的叙述就此展开,如舒缓的河流漫过草地。在部分作品中,他还采用双线叙事的方式,明暗相衬,表里相配,以此完成今昔的跨越与沟通。

(刘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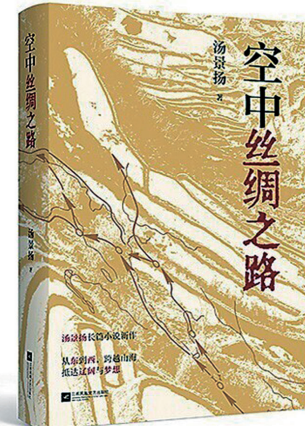
## 荐读

### 星空,航天人的万里关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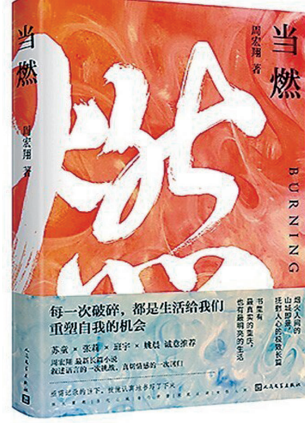
讲好中国故事,传播中国精神,“探火”就是一个精彩的中国故事。《火星,我们来了》,将中国首次火星探测的全过程用文学的笔触记录下来,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

### 一曲动人的奉献者之歌



《空中丝绸之路》是作家汤景扬以打造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,塑造了满怀理想与信仰、义无反顾投身援疆事业的人物形象。他们舍小家为大家,勇于担当、无私奉献,在祖国边疆与当地各民族同胞心手相连,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奉献者之歌。

### 烟火人间的重庆故事



“然”,是一个光明炽热、噼啪作响的妙字,带着一股肆意青春的劲头。自少年时代坚持写作至今,青年作家周宏翔读者众多,在同龄人中担得起“然”字。他笔下热气腾腾的重庆故事以《当然》为名,是自承载了一份意有所指的期许。